



訂正史記真本

宋 鄱陽洪 遵景嚴著

司馬子長所著史記一百三十篇殆絕筆於太初天
漢之閒其書未就卽遭李少卿之禍佒身蠶室篇中
闕文誤句多不及正而十篇有錄無書迨子長歿而
楊惲褚少孫之徒以私見臆說足成之往往纂入太
始以後事而子長之真面目遂多僞託矣夫子長之
才學宏博富麗包涵萬象蓋有楊惲所不聞於外家
若少孫之淺陋又烏足以語此今以惲與少孫之文

學海類編 二
與子長真本比長絜短相懸固不啻徑庭矣他如顛
顛生鯨召始皇弟授之璽句此正子長一時之誤固
可存而不論論而不更者也余於史記同杜當陽之
嗜左特手錄一帙盡汰其補亡妄益等語而以己所
校定者錄於下方子長有知千載而下其許我乎

凡例

一子長作史大旨具自序篇中其報任安一書實與自
序篇相表裏今取爲史記本序列於篇首
一史記原缺孝景本紀今上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傳靳蒯成列傳日者
列傳龜策列傳班固漢書云十篇有錄無書蓋謂此
也褚少孫補亡諸篇具在筆力文采種種不倫今竝
削而不錄題下直書一亡字以存闕文

一子長自序篇云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計所亡十篇應不下三萬言乃今刪定史記真本
尙存字五十一萬有奇中間不無一二添足語特以
一時無跡可尋未敢妄意削去蓋有俟於博雅君子
一史記絕筆於天漢此時武帝尙無謚號其述事皆云

今上今帝今天子今皇帝或有云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更有雜述孝昭以後事者尤爲不類竝爲改正刊去

一子長序事篇中以國代邦以滿代盈以野雞代雉以常代恆以開代啓以通代徹以同代談竝爲君父諱名處至有不能盡諱者如禹子啓賢有飛雉升鼎耳而响邦內甸服以立恆常之類今本與真本竝同斯又不可解

一史記一書成於西京中閒悅字作說閒字作閒智字

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旣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劓棄字作弃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真本有此古字不可更改若其鼃鼃從龜辭亂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巢藻從果耕藉從禾席下爲帶美下爲火哀下爲衣極下爲點析傍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籬邊作禹如此等類直是訛字悉爲改正

一子長序事閒有草草謬誤處略摘一二開載左方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

家敘各公生卒諡號多有自相矛盾處○六國年表
 秦楚三晉燕齊本紀世家敘各公生卒諡號往往亦
 多不同○平準書結尾云亨宏羊天乃雨是不了語
 ○管蔡世家論後別序曹叔○趙世家越王句踐滅
 吳後雜出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
 問吳王語○田單傳尾附見王蠋本事○趙奢傳中
 許歷復請諫上著邯鄲二字○李斯傳云召始皇弟
 授之璽○酈生陸賈傳篇末重出酈生事○游俠傳
 首漫下太史公曰句今本與真本竝同不敢妄意更

改

一本紀○五帝○夏○殷○周今本與真本竝同○秦

篇四字一日千里是也係後人添足語○始皇篇八百十七

字襄公立享國十二年以下是也係褚少孫考異語孝明皇帝左方

係東京語竝從真本刪去○項羽○高祖今本與真

本竝同○呂太后篇十一字小論前結尾是也係後人添足

語從真本刪去○孝文今本與真本竝同○孝景○

今上真本竝亡止存篇目

一年表○三代篇張夫子問左方係褚少孫語從真本

刪去○十二諸侯篇周魯齊晉秦楚等字從篇首直貫至尾以後竝用各國相傳諡號序去原無周魯齊晉秦楚等字分載各公諡號之上今本妄意增出悉爲削去○六國篇各公諡號之上真本竝載秦魏韓趙等字緣每格多有別國公侯諡號附見比十二諸侯表不同此正子長有分曉處不削祇篇末始皇帝元年以後今本亦爲八格非是謹依真本定八爲七蓋秦至始皇帝而一統故宜與周竝列也○秦楚之際篇前半分爲九格今本與真本竝同自義帝元年

後真本原分廿格今本或分廿一格者不可從也又真本敘趙王歇分載趙代兩格敘代王陳餘原在代都一格今本謬誤錯亂悉爲改正○漢興以來諸侯篇今本與真本竝同其諸王諡號稍雜楊惲潤色語悉爲刪改○高祖功臣侯者篇失序者正平陽曲周陽河汾陽戴侯今本雜出楊惲語從真本刪去○惠景閒侯者篇適侯容成侯亞谷侯今本雜出楊惲語從真本刪去其篇中孝惠高后等字亦如十二諸侯表例從篇首直貫至尾今本妄增孝惠杲年高后杲

年等字真本所無也亦皆削而不存○建元以來侯者篇南命侯龍額侯今本雜出楊惲語而當塗侯左方則少孫添足語也竝從真本刪去○王子侯者篇今本與真本竝同其王侯諡號亦雜楊惲潤色語悉爲刪改○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篇真本有錄無書止存篇目○右年表十篇正子長大手筆處後世鮮有知者故今本校讎殊草草遵不憚殺青之勞三復訂正非徒傳之其人抑以願爲司馬氏忠臣云

一書○禮○樂○律真本竝亡止存篇目○歷篇橫艾

掩茂太始元年左方係少孫語從真本刪去○天官篇蒼帝行德一段今本誤列書尾從真本嵌小論前○封禪○河渠今本與真本竝同○平準篇今本書末小論真本原列篇首特爲改正

一世家○吳○齊太公○周公○燕今本與真本竝同

○管蔡篇四字

曹叔世家是也

係後人添足語從真本刪去

○陳杞○衛○宋○晉○楚○越王句踐○鄭○趙○魏○韓○田敬仲完○孔子今本與真本竝同○陳涉篇小論○外戚篇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楚

元王篇六十七字是為楚文王以下是也係楊惲語竝從真本

刪去○荆燕今本與真本竝同○齊悼惠王篇七百

三十五字篇末小論前重序城陽景王章一段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

去○蕭相國今本與真本竝同○曹相國篇一十三

字篇末小論前一段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去○留侯○陳

丞相○絳侯今本與真本竝同○梁孝王篇三十字

是為平王以下十一字襄立三十九年以下十九字是也係楊惲語褚先生左方

係少孫語○五宗篇九十二字六安王慶以下十九字真定王平以下

七十二字是也係楊惲語竝從真本刪去○三王真本有錄

無書止存篇目

一列傳○伯夷○管晏○老子韓非○司馬穰苴○孫

子吳起○伍子胥○仲尼弟子○商君○蘇秦○張

儀○樗里甘茂○穰侯○白起王翦○孟子荀卿今

本與真本竝同○平原君虞卿第十五○孟嘗君第

十六今本失次從真本改正○魏公子○春申君○

范雎蔡澤○樂毅○廉頗藺相如○田單○魯仲連

今本與真本竝同○屈原賈生篇四十一字及孝文崩以下

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去○呂不韋○刺客○李斯

○蒙恬○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淮陰侯
今本與真本竝同○韓王信盧綰篇廿一字子代歲餘坐法

死下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去○田儋今本與真本竝

同○樊鄴篇三十四字繆靖侯卒以下是也係楊惲語○張丞

相篇孝武時丞相左方紀事係少孫語竝從真本刪

去○酈生陸賈今本與真本竝同○傅靳蒯成真本

有錄無書止存篇目○劉敬叔孫通○季布欒布○

袁盎晁錯○張釋之馮唐○萬石張叔今本與真本

竝同○田叔篇五十三字數歲坐太子事以下是也係楊惲語褚

先生左方係少孫語竝從真本刪去○扁鵲倉公○

吳王濞○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軍今本與真

本竝同○衛將軍驃騎第五十篇內百六十四字長平

侯伉代侯以下六字公孫賀傳末一十七字公孫敖傳末八十字韓該傳末三十一字路博德傳末九字

趙破奴傳居匈奴中係楊惲語○平津侯第五十一

篇內太皇太后詔左方係東京語○匈奴第五十二

篇內四十九字貳師聞其家下廿五字有詔捕太醫令下廿四字是也係楊惲

語右方三傳以真本校定今本失次者改正添足者

刪去○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今本與真本

竝同○司馬相如篇廿八字小論楊雄以下是也係東京語從

真本刪去○淮南衡山○循吏○汲鄭○儒林今本

與真本竝同○酷吏篇四字杜周傳子孫尊官是也係楊惲語

從真本刪去○大宛○游俠○佞幸今本與真本竝

同○滑稽篇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從真本刪去○

日者○龜策真本竝亡止存篇目○貨殖今本與真

本竝同○自序篇序傳五條平原君虞卿孟嘗君衛將軍驃騎平津侯匈奴

傳是也今本失次從真本改正真本者名山中藏舊文

也

一書中字面真本與今本同者從楷書同文也真本與

今本異者作篆從先進也觀者當自得之

一起止過接真本與今本同者隨文錄去閒有起止各

別過接受刪者竝著一圈以表其異更有真本所無

而係今增者悉書其字於圈中

一音義詳訓字意略著篇章大旨庶司馬氏真面目令

人深思而自得之竊附漢儒解經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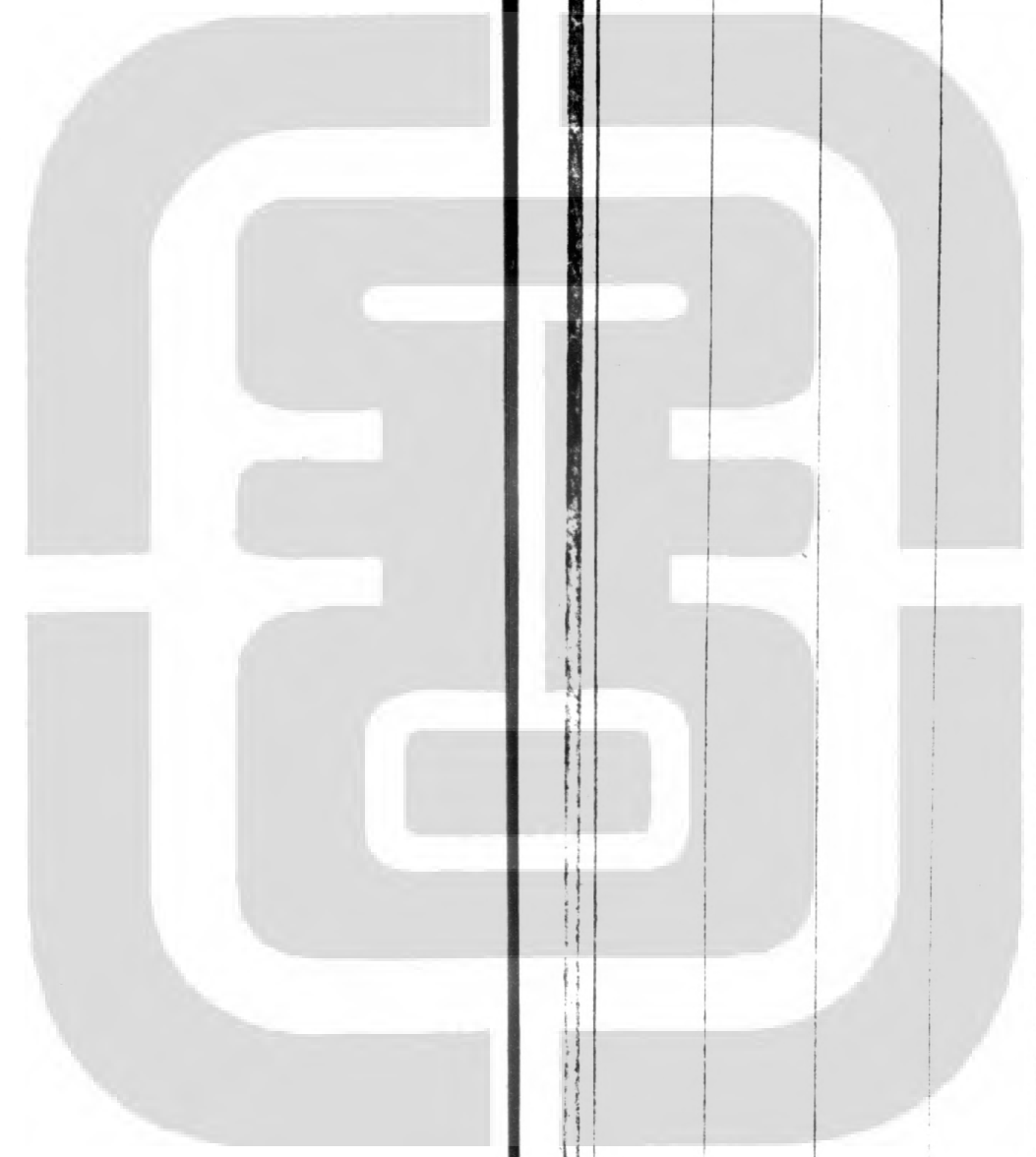
一刊誤或揭年月之訛或著事理之謬竝子長小德出

入處夫惟愛莫助之故推擊也不遺餘力非敢批駁

先賢以拈己之是也

一標記圈形有四庶不誤觀者音義用◎考異用①刊

誤用●題評用○用之各有攸當也



讀史漫筆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殷本紀

成湯南巢之放歎然自引以爲慚不至如太白之懸其
臣節猶較然矣 高皇帝之于勝國之君僅驅之出漠
及其末也猶諡之爲順帝而旌余大夫斥危學士其心
事大類成湯而更過之矣是以湯之後六七百年而頑
民猶往慕義而思興復以周公武王挽之而不定靖難
之際齊黃方練而下死事者不下數千百人奚止四國

而已也一代人心風俗信可與商家比長而絜大矣

項羽

漢破彭城羽之根本頽矣身歸救巢穴此法宜敗而卒破漢者漢驕而項忿故也

呂后太公入楚如几上肉而卒得脫雖由羽不能斷會逢天幸想亦辟陽譎詐呂氏權略所以自全

重耳公孫宏

晉文公四十三出亡又十九年卒為霸主平津侯四十始學六十上公車報罷而卒以丞相封侯又何憂遲暮

也

武靈王

主父雄心直欲吞秦王制海內溺愛狐疑卒至父子俱死閨帷之中豪傑往往失脚

胡服之變其立論大都與商君變法同

陳涉

首與涉起事者廣也乃縱軍將殺之而封其賊便是敗道

蕭何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漢高繫何意欲因事除之耳帝自以爲三傑我不如蓋
心忌之矣信死良病而何爲相得民心猜疑之所不免
也

留侯

留侯借箸入議獨末段爲切事情餘便是太史公失冊
處

管晏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
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胸中恁地分

曉傳中俗之所欲云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便知管
仲源頭是道家自篇首至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子能知人也又是一篇鮑叔傳

讀管子諸書具見古人學問字字見之設施非後世窾
言無當者

說晏子只掇其兩事執鞭之願則全從越石父一段事

韓非

韓子材具非淺所著書千古摘文者莫竝焉然刑名之
端實始作俑後人稍襲其說者往往禍及海內而反中

其身則非之死亦不可謂非自食其報也

商君

商君舍客舍與章子厚禁蘇公舍民家事極相類

蘇秦

立談之間六國地形要害如指諸掌季子亦大奇矣令當今有季子豈憂南北哉

蘇秦得天下要領太史公得秦胸中要領卽恐秦兵至趙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兩句可見散財報德戰國任俠氣節往往如此

孟嘗平原

孟嘗好士止得一馮驩平原好士止得一毛遂而皆失之于初可見士固不易知人亦不易

孟嘗得立爲太子大都賓客力故代立後益務致士而卒亦賴其謀

侯嬴

侯生自剄固俠烈之概然亦料魏王知公子謀皆夷門擘畫勢必收而誅之故甯自殺以爲名正是高處

藺相如

相如善怯處比勇處更高一著
繆賢識鑑賢于平原君多矣

廉頗李牧

頗牧皆善將而皆以橫抗廢死固其君不能善馭而要
之此兩人一不得志即倔强不奉命直武夫之雄耳

王蠋

王蠋一死匪直全名而風勵羣臣且以全國不可謂節
義讓功名

屈原伯夷

屈原伯夷乃太史公列傳變體敘事中忽入議論議論
中忽接敘事離合變化如神龍乘雲馭風莫可端倪後
有效之者終多痕迹莫可及也

賈誼鼂錯

賈誼傳不載治安策鼂錯言邊事疏極佳傳中亦無有
俱是太史公疏略處

誼二賦有騷問意故與屈平合傳

呂不韋

不韋盜之雄也既盜秦國復以招賓客盜當年名著書

盜後世名令後世讀呂覽者知不韋而不復知有諸賓
客論述之力匪直可以竊富貴并可以篡著作也嗟夫

刺客傳

刺客傳五人曹沫事成而生以遭桓公專諸聶政事成
而死然專諸助篡聶政借軀報一人之仇皆不軌于正
豫讓事最苦而忠憤最可悲荆卿意氣感慨志念頗遠
其不就天也世人往往以謀疏挑禍爲卿罪藉令荆卿
之匕首不發秦人遂不圖燕哉世人以成敗論人物冤
矣

豫讓心事最苦太史公描寫亦最悲但此宜列之忠臣
死節中不宜混刺客荆卿兩怯處意念深遠顧舞陽笑
謝意氣安閒鎮定視秦王囊中物耳左手把王袖已得
勝算詎意其袖絕是天之不絕秦也荆卿豈疏計而嘗
試哉迨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而罵死生無變于前曾
中斷不是庸庸者

李斯

李斯嘆鼠本意在固寵利故爲始皇畫策圖天下得丞
相封侯旣而劫于趙高胡亥之謀特懼蒙恬之奪其權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史參
後乃卒亂天下山東盜起復重爵祿不知所出而阿主以督責書竟爲趙高所殺未幾而秦亡太史公極看得破故一篇精神專主于此卒以秦亡系傳末李斯恐懼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數語刻畫隱腸如隔垣而洞五藏

趙高

高特一宦者而狡猾縱橫頗似習于長短之辨故以李斯之奸桀卒入其套中後世有建議令宦者不許通經籍亦一說也

蒙恬

恬世世爲秦將所殺戮多矣佳兵好還匪直爲築長城傷百姓力也

張耳陳餘

秦法密如秋荼兩人竟秦世不洩漏真知士也

張耳桑下數陳餘欲死一吏後乃以餘不肯救趙而責以必死立信豈困迫無聊而忘遠計耶太史公論贊極得

太史公心重節俠故于貫高事極力摹寫

淮陰侯

啞啞吐咤千人自廢八字道出一項王面目如在且喜且憐之五字道出一漢高面目如在

登壇數語劉項雌雄分矣信不特將略已也

背水戰大奇太史公胸中無兵法亦不能描寫曲致若此

坐廣武軍朝諸將而論兵極有致

淮陰侯令與陳豨謀何至勝負有未知而爲蕭何所賣

蒯通

蒯通辨雄而計工論說如霆擊燦舉戰國策士之傑者也

隨何

隨何不立傳附在黥布傳中其舌辨不足奇高處在直入坐楚使者上坐一著

樊噲

排闥數語有大臣風節

平原君

平原君以貧故受辟陽賻遂爲之盡卒死其黨是以君

子貴擇交

季布

朱家心知爲季布滕公心知季布在朱家皆不明言而相爲周旋解難有無限情景

田叔

回護孟舒爲長者眞長者之言

叔孫通

魯兩生眞儒史失其名可恨

吳王濞

田祿伯請兵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此韓信耿弇之智也桓將軍勸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策更奇周邱馳節入下邳一夜得三萬人至城降兵十餘萬眞大猾令吳王早用此三人計縱橫江淮閒事未可知本朝甯庶人若直棄去安慶不攻而疾走據南都王新建亦未易收之矣

魏其武安灌夫

摹寫三人相結相傾處百倍感慨精神讀之令人扼腕嗚咽

學海類編
魏其顯功名之基全在卮酒進上時其爲相亦大都得賓客力卒以此死

徙灌夫燕相是武帝愛惜人才處

李廣

李將軍最不得意事乃太史公極得意之文

漢書傳李陵頗有生色太史公爲陵下腐刑故不詳爲之傳

匈奴

中行說辨口計策大猾而漢棄之匈奴殊失計

衛霍

太史公極不滿驃騎故略敘戰功而詳益封詔中間無限感慨然方略何如二語故足稱名將

爲王夫人說本傳謂甯乘而褚少孫以爲東郭先生何也

汲黯

汲長孺爲謁者時兩事便是大臣體直指用人如積薪益見黯質直處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武帝亦可謂知人善識士已

學海類編
酷吏傳

酷吏傳十餘人雖人自爲傳而其行事進用往往皆依附而起故太史公敘致皆彼此互用借客形主當合爲一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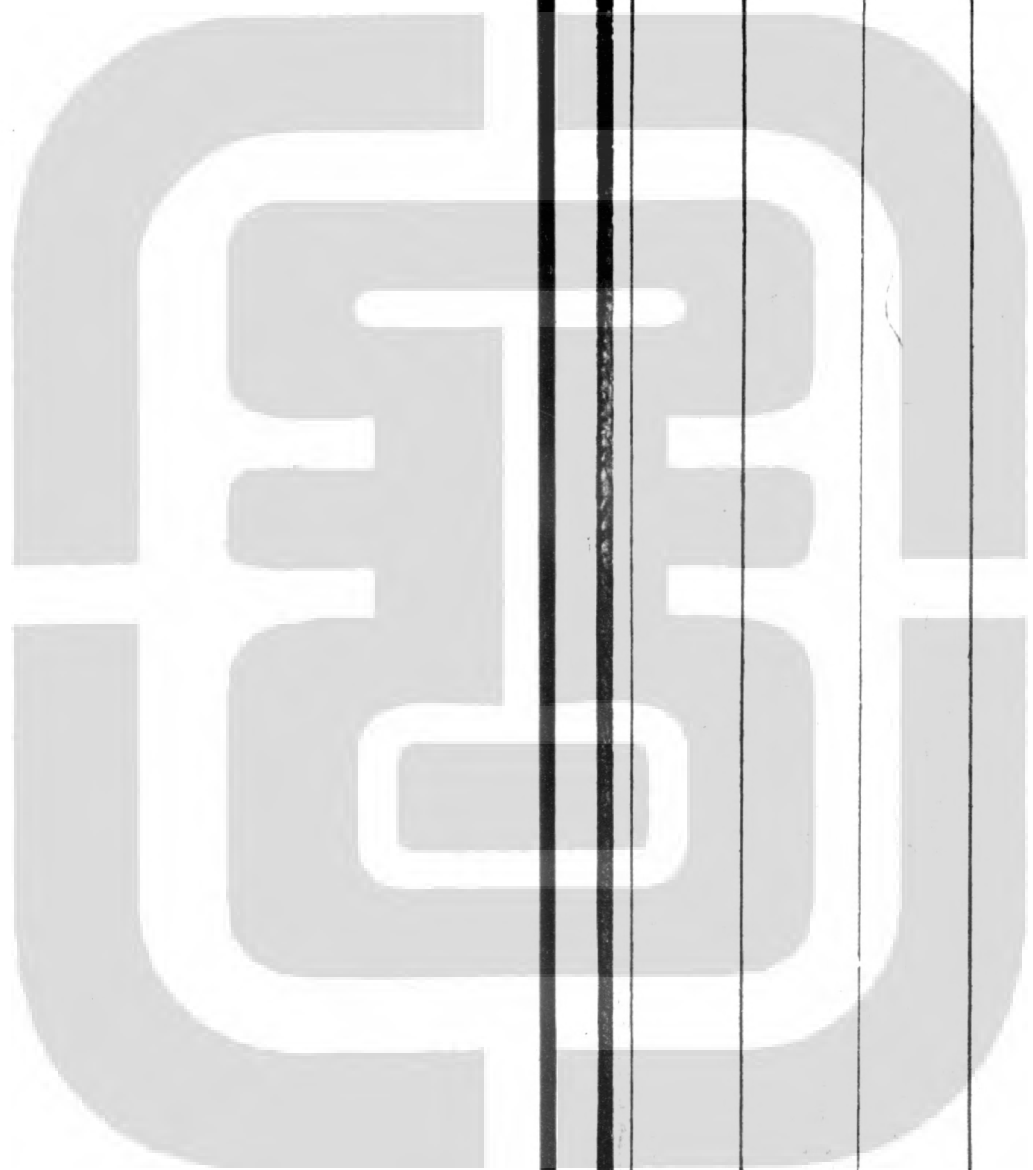
夫爲吏廉此吏分也乃廉吏多恃其節傲他吏而以武健自恣觀鄧都可鑑若其廉弗如更劣矣
趙禹本傳不詳敘而反詳于張湯傳中以兩人比擬爲精神極力寫湯巧猾心事殆盡
贊酷吏人著所長亦不没人善意

沈命法

近日盜賊入城有卽罪守令之法而守令互相諱匿至人有告被盜反抑阻之不上聞其弊頗類此

貨殖傳

籠天下人情而劇論之無一不曲致



兩漢解疑上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高祖

芒碭斬蛇老嫗之哭亦勝廣罩魚狐鳴之故智也解者遂謂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謂二世弑于趙高子嬰殺于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耶解曰愚氓難以理喻大眾難以威取卽高宗之立相猶托夢賚太王之遷岐亦假契龜非事術也聊借之以愚民耳得民而後以道治之此聖王之所興隆也如必取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史參
驗於後是癡人說夢也卽其事而議之白帝子何必作秦解也如項羽橫暴山東卽謂之白蛇亦可項滅而漢始興是斬項羽者劉季也何謂無取驗也雖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氓也甯不爲當年造謀者所嗤哉

廝養卒歸趙武臣

韓廣之爲將也智謀勇略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人奉君討之不勝而爲所獲使人詣之輒爲所殺而無如之何咄咄張陳何其懦也廝養卒一賤隸耳何掉三寸之舌而遽載王而歸張陳甯無厚顏耶

解曰張陳之心廝養卒窺之審矣故對燕將而傾告焉王烏得不歸不然武臣歸矣何二賢未見有所提攜也當其始也戰之不力而令人獲其君其後也求之無術而令人殺其使合而觀之兩人誠欲分趙而王特勢有不能耳如曰兩人術力不足以歸王何其欲立趙歇以就功則能收散卒以敗李良而獨於武臣之懦且弱也

韓生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退有後言而羽烹之論者惜羽不用其言惜韓生以才而見烹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解曰如韓生者其烹之也固宜羽以殘忍刻薄之人坑秦卒二十萬入咸陽而大掠秦人畏惡之極矣使聽韓言而遂都焉秦民其何以堪如韓生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羽卽不烹秦人將取而誅之矣不特一韓生也如兀術欲歸書生叩馬而畱軍兀術欲降書生開渠而縱帥欲圖一己之功名不顧天下之利害若此輩者悉可烹也始皇所坑安得盡若流乎

彭城圍

按史云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至彭城

逸樂會酒項王以精兵三萬人破漢軍於睢水圍漢三市竊疑之漢王縞素興師大義也兵五十六萬大眾也乘機東下大勇也且相從者良平蕭曹皆將相之才也何至任彭城之逸樂而不爲之備又不知三萬人何以圍五十六萬軍而能三市也

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漢以來惟恃權謀兵力而已漢王爲義帝發喪豈真尊王哉亦諸臣假大義之權謀也天下其誰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真情露矣故五十萬人解體而俟之平勃輩亦相與共爲逸樂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史參
初不計項羽之來故一敗而幾不可支史氏惡之故侈陳其兵之多而樂書其敗之速云爾迨其後楚失之而漢得之何也漢猶知假仁義楚惟有殺戮也此得失之機也至律以春秋之義則可斷之曰漢劉季譎而不正楚項羽正而不譎

紀信

滎陽之急三傑束手紀信以身誑楚漢王以十騎出西門其功大矣厥後論功行賞信未蒙一爵之滎說者謂漢寡恩信哉

解曰漢之寡恩不獨此也於彭越則醢之矣布則誅之以開國創業之韓信猶不免走狗之烹尙何知有一紀信哉雖然紀信之恩可懷紀信之術則不可訓人君舉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爲殊功而厚爵祿以封賞之則輕生之輩爭殺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殺子以存宣王終身不言其事嬰曰誅兒以保趙孤事成不受其賞此見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荆軻聶政之徒豈不欲以一死邀功哉而卒無成功者天不欲此輩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縣山焚死南雲斷指而睢陽淪沒以

學海類編 四 史參
此見丈夫籌畫濟事不在區區傷殘肢體閒也雖然亡身以拯危捐軀以存君如紀信有幾人哉漢之寡恩殊可恨也

趙壁奪符

項羽拔滎陽圍城皋漢王逃北此亦傾覆流離之候也何一宿修武而遂能馳壁奪張韓兩將軍符印豈張韓皆木偶而不知成皋之事耶知之而不爲戒何以爲將軍豈漢王自天而降臥內耶如必入壁壁之軍卒何無一人馳報耶或漢王不令之報與所謂軍

中但聽將軍令不聞天子宣者何必無是事也而史侈言之過已至定陶又書入信壁奪軍有諸否乎

解曰作史者欲神人之功則必神其事以誇之欲抑人之能則必易其事而卑之使漢王當喪敗之餘而無整暇之心其何以百敗而猶王使韓信有必備之術何後爲所擒而不覺著漢王之能奪符見漢王之能殺信等也著韓信之旣奪而又奪見韓信之所以終見殺也爲漢之功臣亦危矣哉

酈食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酈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酈而信不之恤何哉
解曰信之殺酈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顧違
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貪讒之口而輒殺有功之
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沒淮陰之
功孰知淮陰已先沒酈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以無辜
而戮淮陰豈知淮陰以無辜而烹酈生也天道好還豈
偶然哉吾於是而益信報復之不爽矣當沛公過高陽
時陳畱令何罪而生殺之嗟嗟酈生一自反焉當亦無
憾于地下矣

項伯

異哉項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
羽雖暴族類也良雖有恩異類也羽至戲欲擊沛公
伯恐累良及禍夜馳具告已足以報良恩矣乃深結
劉季項莊舞劍則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則以說解之
伯之爲漢可謂至矣豈賣羽哉意亦欲恩漢以爲平
分之計耳及太公之歸鴻溝爲約伯意以爲兩無負
矣漢竟背約而襲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項氏一門近于愚漢之君臣過于詭分羹之言季

學海類編
既不知有父矣何有於朋友殺戮功臣季既不知有功矣何知有信義伯以身蔽項莊是重婚姻之約也其愚一勸羽不誅太公欲留爲質其愚二歸太公而恃鴻溝之約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漢也漢之詭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即可滅何不爲項伯地乎使鴻門無項伯漢王與玉斗俱碎矣廣武無項伯則太公爲高俎之羹矣使太公終不歸則漢王爲無父之人矣苟少念恩義鴻溝之約安在不可遵也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髮指乎漢高也項伯雖受漢侯封亦羽之罪人也

丁公

漢王誅丁公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

解曰丁公之可殺者三放楚之賊爲不忠則可殺不識漢高之爲人信兩賢之言爲不智則可殺漢王爲帝而遂來謁是賣陣以求榮爲不義則可殺漢高之不可殺丁公亦有二彼不殺我而我殺之是悖恩也一不可既知其賢而復殺之是忌才也二不可欲掩受隄之醜而假大義以殺之是欺天下也三不可然則必如之何爲

學海類編 卷之七 史參
丁公者當遠去以潔身爲漢高者當賜之金以酬其恩
放之田野以示懲則兩得之矣

叔孫通魯兩生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至而曰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興史臣斷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
而不知經

解曰兩生在魯固亦素習禮樂者百年後興之說亦孔
子百年勝殘必世後仁之論耳非謂治定功成之後又
百年而始議禮樂也夫何爲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起
朝儀以止呼擊亦救時弭亂之計也何爲知權而不知
經但一時君臣以詐術相尙以權謀相高久矣非真能
行禮樂之人故草草而止耳吾於兩生取其言於叔孫
通取其行有兩生之言而禮樂重於千古有叔孫通之
行而名分定於一時皆是也復何深責焉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一曰請捐金行反閒此用閒之一術
凡行軍者疇不知之二曰以惡草具進楚使此亦襲
漢王先行慢罵而後供具如王者之餘意三曰解縈

陽圍使非紀信之誑楚夜出美女無用也四曰躡足封齊王此小人害君子之常態也五曰請僞遊雲夢此事之最可恨者使信果有反意豈一無所備而肯束手受縛耶嫉賢害能莫此爲甚六曰解白登之圍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六者皆淺見刻薄之士所能爲者仁人君子之所不屑也何奇之有而平獨以此見稱何哉

解曰求人于三代之前則道義仁術堂堂正正奇且不用六何足誇也秦漢以來則詐謀相尙事苟有濟則請

臣請妾之不恤一時秘謀醜事有難以告人者行之而有效則相詡之爲奇平之六計大抵皆然吁歎乎陳平漢王之業不以六計成漢王之心則以六計壞也心者致治之主也心壞而治尙可觀哉未之有也是以漢興規模多所鄙襍不足以比隆三代者皆陳平奇計爲厲階也哉

又

或曰漢高功臣非戮則貶惟平富貴獨久而且得令終國亦三傳而始絕是遵何德哉

學海類編 卷之九 史參
解曰盜跖日殺不辜而卒以壽終曹瞞慘毒弑后而終
開魏業馮道六朝尊榮秦檜三世光顯小人之享厚福
也不獨一陳平爲然

韓信

韓信夷旌後人惜其功者有之卒未有確信其不反
者何也然則信果反歟

解曰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非蒯徹之謀一不反也
趙壁奪符而不疑二不反也定陶奪印而又不疑三不
反也遊雲夢而來謁四不反也奪齊封楚坦然就國五

不反也與之論將有多多益善之言不存形跡六不反
也卽通豨一事論益見其誣豨素非信心腹信何公然
教之以畔恐不若是愚也信善用兵卽有謀舍人弟何
得而知之上變告許小人報恨之常態也如果與通豨
豨之勝敗何絕不與聞知而乃聞言卽入賀也愈知信
從中起之言誣枉甚矣此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總
之躡足封齊屢奪符印僞遊雲夢奪齊封楚漢高之處
心積慮無一不成於殺信也第無其隙耳故畱之以待
呂媪之殘毒信漠然不覺恃其恩之厚功之高而謂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必不肯見殺也可謂忠矣忠而見殺後之論者當原其
心而惜之可也紛紛然過爲求全之詞者是固責備賢
者之意亦與於漢高不仁之甚者矣烏乎可

審食其

審食其淫污呂后之事史無明言傳者紛紛以爲無
耶何古今人士無有辨其非者以爲有耶何在廷諸
臣無有置諸喙者千古而下令人憤悶

解曰好人而過者多侈其美而增之惡人之甚者亦多
侈其醜而張之呂后所爲令人切齒故以莫須有之事

喜談而樂道誰復爲之辨其真僞哉以予觀之恐不然
也帷薄不修恆人猶恥之况英明如漢高而肯容此鶉
鵲乎呂氏方欲自強以固寵豈肯身蹈不韙自甘淫婪
乎朝臣如蕭曹良平等知無不言何無一語相隱諷歟
矧樊噲剛直於漢高戀秦宮美女則諫於枕一宦者則
諫何獨容忍一辟陽侯而無一言歟且惠帝已長以人
彘事爲非人所爲而肯任其母爲此非人之事耶卽淮
南王椎殺食其時亦止爲不救其母之死未嘗以淫亂
爲辭何所指而必謂其爲蒸淫也或曰以呂后之慘而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史參
子爲之辨非黨惡與曰非也特不欲啓天下後世之漸也

漢文帝入粟拜爵

漢文帝詔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從晁錯之謀也一時食其利後人以鬻爵譏之

解曰經國之謀貴在有利而無害入粟拜爵之事在堯舜文武之世或謂有妨於賢路非闢門籲俊之典也秦漢以來軍用不足則掊克乎民加賦加稅以致流離不堪何如令民入粟納貲而酬之以爵在上非有所迫在

下非有所強國富而民不病亦策之善者也或曰彼納貲者輸之於官而求償於民其病下一也不知人有貪廉不關進身之始基何如也蕭曹非刀筆吏乎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等何莫非胥吏乎其偉業鴻名照耀史冊何炳炳也如其不才卽褫奪而誅戮之卽有貪婪獨不爲性命計乎故曰爵之無傷也但免罪則不可矣贖刑立而富豪敢于犯法令死罪入贖則多金者得以殺人矣長亂之道也豈可與鬻爵同日語哉

除肉刑

漢文帝除肉刑後儒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文帝除之易之以笞以致人輕犯法不足以勝姦矣陳潛室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丁南湖曰文帝不忍于淳于意特忍于淮南薄昭者何哉然則肉刑不可除與

解曰君行仁政迂儒起而議之得不令人思始皇乎陳氏謂肉刑易避而難犯然人之爲惡者必先計度刑之輕重而後爲之與必不然也如一計度焉則自不爲惡矣何論輕重乎曰小民無知而犯法與其重也何如輕

之陳氏以肉刑與井田學校竝衡則又大謬不然者井田學校所以生民也肉刑所以死民也井田學校廢則民無以遂生而復性肉刑廢則民得以改過而自新利害相反也比而同之病狂喪心矣丁氏謂文帝不忍于淳于意而特忍淮南薄昭是又論之至刻而無當者淮南以反聞文帝徙其身而侯其四子薄昭殺漢使帝不忍加刑而使人哭之可謂情法兩盡矣而丁氏猶非之其意將謂淮南帝舅尚不可赦凡有罪戾可盡從深刻乎亦將謂淳于意必不可赦乎是皆殘忍爲心者一或

秉政則審成義縱之流也是之謂當付祖龍之坑

晁錯

錯爲景帝謀欲削六國而六國反卒以讒口見殺論者或譏其自取或惜其忠果忠歟自取歟

解曰晁錯之計忠則忠矣要皆出于急功名之心爲之也何言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當錯之謀削六國結怨諸侯欲安劉氏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錯不聽而父自殺此時錯功名蓋世亦可死矣乃毅然爲之令天子自將而已居守然錯之心旣不知有父矣又何知

有天子不過欲借此以徼倖于功名之會一旦被讒而族誅不知何面目以見父于地下耶其死也固枉也意者殺父之賊天故假手於袁盎之口耶忠不可法而不孝之名已彰彰於萬世矣自取不自取何足論哉吾於是而謂人子苟處天倫不得已之際甯如徐庶之方寸勿效溫嶠之絕裾苟不然者卽功成如漢高亦不足以贖分羹之罪况區區晁錯忠孝兩無當者乎

公孫宏

宏年七十餘起一經不四年而取相位封平津侯汲

黯譏其多詐而無情實又譏三公布被飾詐以釣名
宏皆順其言以解之誠姦詐人也君子所不取也

解曰宏之心誠不可測矣即事而論亦有可原者武帝
剛烈犯顏直諫者有黯矣使宏從而助之則恐帝厭聽
而拒諫也故少為將順以為後之納言地獨不觀其於
通西南則諫於用卜式則諫於宥郭解則諫宏豈唯唯
者哉至於脫粟布被固是釣名之意然三代而下惟恐
不好名耳以脫粟為非將以日食萬錢者為是乎以布
被為非將以紫絲錦帳為是乎觀其以俸祿給救人而

家無所餘不賢者能之乎觀其言無汲黯忠陛下安得
聞此言與君明臣直之言何以異也必以奸詐黜之則
苛矣第不免於巧也

張湯

湯刻薄嚴酷不當有後而乃子孫蕃衍七葉不絕餘
慶餘殃不幾虛語耶司馬氏以瞽鯀有後例之而湯
之險刻未有為之別白也并瞽鯀而擬之則并瞽鯀
而疑之矣究何當於報施之理耶

解曰謂人之為善與惡天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者迂

也謂人之爲善與惡天竟冒冒然聽禍福之自至者亦非也卽湯而論人之酷者則必貪湯死家產不逾百金其不貪可知也其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死非其罪可知也葬以牛車有棺無槨母之命也其賢可知也以賢母成教于內不令之貪豈令之酷也湯之心以爲除惡務本有罪者用重典無罪者不敢輕犯矣豈可與郅都寧成輩同日語也故七葉榮顯湯未嘗大傷天心也吾因是而推及瞽鯀焉瞽瞍家庭一俗老人耳未嘗爲惡鯀方命無功一無能之人耳其心未嘗不

欲平水土以安萬民也故舜禹生而食天子之報無忝也然而餘殃餘慶之說亦言其理而已亦諄諄言鬼神報施之事也以之衡量古人則俛父矣

卜式

人情莫不愛財式則輸粟助邊人情莫不貪生式則父子請死南越爲人之所難爲其亦矯矯不羣者歟班固贊之以鴻漸之翼與公孫宏倪寬同稱陳氏則否之其優劣果何如

解曰天下古今之人所最可殺者卜式是也拂人之性

逢君之惡以芻牧之賤忽焉躡爵侯封來尊顯之榮盜
長者之稱此巧取功名欺人惑主其小者也使有利于
己無害於人猶可言也式則輸粟助邊而人之不輸粟
者獲罪矣式也願死南越人之死于鋒鏑者比比矣且
啓武帝黷武之心杜廷臣諫言之路彼巧日蒙褒寵夷
然自得邪僻姦險之徒效之以傾覆善類皆式作之俑
也不幾死有餘辜哉班氏比之公孫宏已不侔矣又與
倪內史竝論何擬人非其倫哉質直之稱尤爲聾瞽陳
潛室論之確矣而卒曰當封禪時而式以不習文章見

棄式何不先人而爲之乎其嘲之誠是也但此輩險巧
性成卽腹羅五車亦止足爲奸詐之助而已呂不韋獨
不著春秋乎或曰式謂烹桑宏羊乃兩不幾公乎予則
謂式之早魃不減于宏羊爲之贅一詞曰烹卜式乃兩

徐仁王平

按桑宏羊子遷罪亡抵故吏吳吳少納之亦主臣之
宜也遷伏法而吳會赦亦可少寬矣乎仁以赦令除
吳罪亦持平之論讞也覆刻以廷尉少府爲縱反者
反者遷也遷伏法矣匿遷者吳也杜延年奏記謂詆

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則吳亦屬可赦也吳可赦而平仁何罪乃殺仁而腰斬平亦已酷矣舉朝猶有累及丞相之恐處漢之朝不幾難乎君子將何以自全也解曰禍福無憑自古有然淫虐者昌謹厚多愆君子處世何能自全哀哉徐仁爲相懿親遵令奉法不保其身平也何惡腰斬以徇嗚呼吏吳亦思保孤身名俱殄累及無辜問誰爲之霍侯博陸博陸霍侯人比伊周僅以身免職此之由

霍光

霍光小心謹厚定大事于指顧之間一時勲業光昌說者以伊周方之妻爲邪謀而不知知之而不舉亦獨何哉

解曰夫人不幸而處家庭之變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此聖賢之不免於黜妻也顯之邪謀未露於前光何能逆料之事敗而知之已不可爲矣說者謂當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或可自免此局外之談也光柄政日久側目者多一發其事則赤族之禍當不待顯山謀反時矣無可如何而安之將亦思久乘其便而圖去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也不意先顯而卒使光卒而顯禹安分自守謹凜持
盈亦或可免無事越三年顯等既欲謀弑太子又欲謀
廢天子而立禹其誅滅也顯等自取之與光何尤焉如
責光素無教家之法堯舜之子不肖杜房之子殞其門
風豈教之不裕哉何獨以之責光

魏相

弱翁定陶人相業多有可取四方災變輒奏諫伐匈
奴有書去副封以防壅蔽憂水旱爲非小變亦可謂
賢相矣論者謂其假許史以爲重詭遇不得其正也

殺廣漢以雪忿違眾心以害賢良也其德度不足觀
矣

解曰凡竊附權要者必好惡與同始爲私人相之進奏
皆切要政治使爲倖佞所壅則無益國家事借許伯以
通之者權也非附也至趙廣漢爲冤者所詰相未有深
文廣漢遂脅以殺婢事相亦未有以辨也宣帝惡而殺
之與相何與焉說者謂相秉均衡而不爲之解救不知
當時相位爲具官如相之多所敷奏許史輩已竊嫌之
一聞廣漢之脅救過不暇尙敢出一言以救人哉以此

責相不達時事也

五鳳元年辨鳳

五鳳之集宣帝以之紀年以爲瑞也史臣紛紛置喙以爲鶡雀之屬亦以鳳爲瑞也敢問鳳之所以爲瑞者安在

解曰麟鳳不足爲祥以世不恆見當聖帝明王之時而偶出之故人以爲瑞耳非鳳能爲瑞也因聖出而瑞始名也苟非其時則其出也亦罕見之一鳥耳鳥之罕見者甯止一鳳哉王母之青鸞燕巢之白鳳皆可以竝觀

矣出非其時不惟不爲國家之瑞亦將爲賢士之妖何言之一集膠東田延年以無罪見殺一集北海夏侯勝與黃霸竝繫于獄一集于魯霍顯族而博陸勲絕一集社陵而趙蓋韓揚相繼誅戮無當於治而適助其虐鳳亦何足爲瑞哉或曰非眞鳳也麒麟出而宣尼哭豈亦非眞麟耶

鄭朋楊興諸葛豐

鄭朋與蕭望之始則附之終則害之楊興與賈捐之相爲比附交口稱譽後俱被害諸葛豐初薦周堪張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猛後上書告堪猛罪甚哉人情反復之可畏也抑諸君子有以自取與

解曰君子之待人也寬以恕故於人之有善則樂予之於人之惡則不爲逆計也如許史赫赫炙手可熱朋則上章言其罪過蕭令之待詔亦獎善之意也朋傾邪而蕭疏之亦正也亦安知其害己哉楊興與捐之則非可與蕭君同日語也賈稱興曰君蘭見我則京兆尹可立得興稱賈曰君房言語妙天下使爲尙書則天下大治响响交譽如同市儈曾何君子小人之分其棄市也信

損之自取也獨怪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亦爲此前後反覆之術此則人情之更不可測也始也薦賢以沽名終也黨邪而害正世皆此輩雖有君子其何以善其後乎不能不爲之三嘆

延年延壽重名各四人

杜延年周之子也其人賢而直田延年字子賓佐霍光廢昌邑王者也其人勇而正嚴延年酷吏也亦有正名分之疏李延年李夫人兄歌者也韓延壽佐馮翊也恩信徧于二十四縣賢而且能者後以小過棄

市焦延壽善易京房之師也甘延壽西域都護也與
陳湯竝斬郅支首者毛延壽畫王嬙者也俱漢宣帝
元帝時人

解曰同名延年有酷有賢同名延壽成敗各就名同實
異惟人自勵盜襲美名於事何濟

杜欽谷永附劉向劉歆

胡致堂曰成帝在位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杜欽
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解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論者不可因君子而掩其

不仁也亦有小人而仁者不可因小人而沒其仁也永
欽因成帝欲受匈奴之獻交章諫止欲遣使報送屬賓
杜欽諫止此知朝廷之體慎內外之防也杜欽救馮野
王以明刑賞之大信此則其知有敬賢護正之道也薛
宣賢者也谷永薦之爲御史大夫劉輔忠臣也谷永救
之使得減死月晦日食谷永有民基財本舊愆新德之
奏帝好鬼神谷永有仁義正道五經法言之說星孛東
井谷永有躬行道德承順天地之對此數事者忠臣之
匡國正士之謀主要不過是不賢者能之乎槩謂之阿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諛保寵不已甚乎劉向者忠言著於當時文采美於後世胡氏謂非屈原之所比抑知其獻鴻寶秘書言黃金可成此長君之惡也心術光明學問正大者固如是乎其子歆因讖術而更名秀後附于莽雖有文章亦名教之罪人也非向之庭訓使然與論者何置之而不問也嗚呼古人亦有幸有不幸焉

嚴尤三策五難

王莽欲立威匈奴遺十二將分道竝出嚴尤以三策五難上諫史謂尤獻策助桀亦逆賊之黨耳雖意在

息兵亦奚足貴

解曰正不必深責嚴尤也當莽之世頌上功德者四十八萬人漢諸侯稽首奉璽惟恐在後亦相與頌功德而鮮有怨惡者不特此也一時大儒如孔光爲王嘉所稱賞者始終成莽之事劉歆爲五經典領書集七略而亦爲莽用楊子雲以太元自著法言中盛稱莽功德以是觀之莽之智誠足以欺一世而有餘也況嚴尤乎使三策五難之說見于漢武之時則足以息爭甯民卽見于哀平之際亦不失爲忠臣嘉謨何不幸而陳於王莽之

朝也噫

廉丹

莽以書責廉丹丹恐其椽馮衍勸之以順人心舉大義丹不聽與赤眉戰爲赤眉所殺綱目書曰赤眉破廉丹誅之可謂惡之極矣

解曰愚哉廉丹可謂無負王莽矣以莽爲主而身死其事意蓋謂莽旣爲天子矣我殺賊而有功耶當受上賞卽戰不勝而死耶亦不失爲忠臣故甯戰而死不舉兵而叛可不謂愚乎此當與子路之死孔悝同觀何必因

惡莽而竝惡之也

太皇太后王氏

史謂王莽居攝踐祚皆太皇太后主之於內及至改號卽真乃惓惓于一璽亦何爲哉

解曰太后當主少國疑之際不得已而撫此斃斃一孤思一居攝之人而不可得當是時爲大司馬者董賢也爲大司徒者孔光也卽有龔邴梅福諸賢在下其孰從而舉之孔光以下又皆舉莽盛德太后一婦人耳何能違眾以擇人任之爲大司馬蓋習見霍光之故事亦欲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史參
莽輔幼主以衍漢業耳及見莽請璽則對王舜而罵之
曰如爾兄弟今當族滅也及莽壞孝元廟則罵之曰此
人慢神能得久乎至伏臘則用漢日著裘則用漢黑貂
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其崩而書太皇太后固宜議者
又謂何不一死以謝漢帝是又以丈夫之所難爲而責
以八十老寡婦也噫

兩漢解疑下

卓茂認馬

茂以循吏著其乘馬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茂心知其非乃以己馬與之史謂其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也

解曰史論之誠當矣不獨一卓茂也直不疑以己金償同舍郎金王彥方以己牛予誤認者牛其揆一也雖失之過過於厚者也但好名之心未免以是爲市耳然其

所以稱當世取重人區者則不在此也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治行表表光耀史冊者藉藉也以其大者傳其小者故認馬不辨仁恕之一節耳不然使別無可取此纖纖者胡爲哉由一茂觀之諸賢皆然尙論者其審諸

寇恂賈復

寇恂戮賈復營將賈過潁川欲手劍寇寇窾其使而深避之議者擬諸廉藺胡氏謂恂可比藺賈則不得與廉班矣

解曰負荆刎頸廉藺之事誠光耀史冊矣兩人結納卒無以禦強秦趙之終爲秦食也何當於人國哉賈復則有折衝千里之威傷創之後一奮而召陵新息皆平以百戰之勞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厥功偉哉以視廉藺之存趙也不天淵乎孔子取管仲功高九合吾於賈復亦取其功可也一劍之奮略之可也

鄧禹

鄧禹杖策從王片言投主遂深相得自馮愷叛後威名頓損數以饑卒徼戰赤眉爲所敗而僅以身免以

學海類編
史參
兵付愔是不知人也不量可否而戰是無謀也用飢
卒取敗是不知命也不聽馮異之言是悞諫自用也
外此亦無赫赫之功乃雲臺畫像獨以鄧禹爲首功
何哉

解曰人謂鄧之遇主帷幄之謀跨羣英而獨上謂功狗
功人之說爲的論也不知人臣事主可必者勲業不可
必者寵遇如蕭何之與高帝無事不參謀也而不免於
獄韓信登壇腹心之將也而不免於殺夫以創業之主
開國之臣尙不獲始終況其下焉乎禹之不替榮貴夫

固光武有保全勲臣之量亦禹之命應如是也不然韓
歆非直乎不得其死馬援非忠乎死不得葬夫甯非光
武也乎哉

嚴光

子陵不屈光武千古仰其高風試問其故光武以帝
胄中興天下士君子之所翹首明王而願仕於其朝
者也子陵獨變姓名隱身不見抑恥其粟而不食與
豈以爲名不正而非順天應人之舉與不然或窺其
人不足以共功名與三者無一可訛深藏遠避意欲

何爲耶當其被裘澤中光武備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是欲效伊尹之樂幸也既至矣又無經邦論道之言乃臥而不起是何其倨傲也當卽以原壤之杖叩其脛可也帝至而望其相助爲理卽不願仕豈當時情事無一可言耶可言而不言是負其所聘也亦非同游之誼也使可言而不能言是中無所有也是盜虛聲也無一可者及引共臥乃以足加帝腹是有心耶無心耶無心過于野猶可言也有心過于肆殊可醜也或方之夷齊夷齊有叩馬之諫伸千古君臣之

義子陵復有何說乃自方之以巢許巢許高蹤可一不可二豈容後人借口耶昔太公誅華士以爲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也光幸不生其世而免其誅則足矣世之刺刺稱其高者何也

解曰富貴功名趨者如鶩光獨高舉脫然弗顧趨時附勢舉世皆然光獨傲夷輕若浮煙士走王門多所諂媚有光如此可高士氣光武下士貴而益恭堂堂聖主千古高風在帝爲高在士爲傲高不可及傲不可效嗚呼子陵因帝成名他無表見嚴瀨孤清

鄭興

興議郊祀事帝欲以讖斷之興對臣不爲讖帝怒興謝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胡氏謂興當極論其非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解曰信而後諫聖人之訓也苟君志乖違而猶喋喋陳告卽至理燦陳愈觸其怒雖折檻引裾無益也稍爲遜言正明哲保身士也曰君子非之將必欲人人皆龍比乎或曰光武亦從諫有爲之主也興亦何憚而遜避不言乎不知光武於圖讖信之深矣卽密樞如鄧禹尊信

如嚴光尙不爲之語况區區如興乎其遜謝也固宜或曰興不欲以堯舜事其君乎君子曰君臣之際務其實不務其名所謂卑之無甚高論取其可行也使當時興爲之辨不過曰三王受命其符安在帝將曰赤伏符何其先吉耶君臣一堂不能爲堯舜之與夔龍止見其不合而已何如遜謝之爲愈否則鮮不爲桓譚矣

馬援

伏波將軍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功業炳炳矣至請討五溪蠻猶據鞏顧盼以示可用胡氏評之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史參
曰伏波功高齒衰可告老而去矣馬革裹尸之志雖
曰壯猷不幾馮婦之所爲乎

解曰胡氏之言愛援則當矣而要非所以論豪傑也豪
傑秉志立心迥邁恆流及時建功功成身退此丈夫尋
常事也援薑桂之性老而彌粹所謂志士暮年壯心未
已方將置死生於度外確見馬革裹尸愈於臥病牀上
死于兒女手中也區區恆流去就何足以議之哉又讀
古史見載伏波戒兄子云云至言也可奉爲警龜勒之
座右也不意杜遂以此獲罪松亦以此構讒禍機之萌

智者有所不及謀郭氏遂謂援先已譏議乎人矣所以
致梁松之怨讒也此言亦非也書中謂吾於季良愛之
重之何常輕忽其人哉但恐浮薄子弟借曰賢豪而效
尤之耳如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豈譏議伯
夷柳下惠哉怨家借爲口實君子方恨之後人又從而
吠之是非善尙論古人者不可不辨

漢高光武

東萊呂氏曰漢高識大體條目品節有疏漏處光武
條目品節甚詳於大體卻遺又云光武不任三公事

歸臺閣此最是失政事體統也意謂光武不如高帝也

解曰儒者之論任意輕軒而已謂漢高識大體予謂分羹擁篲識事親之大體乎俎醢功臣識君臣之大體乎呂后私審食其而不顧識夫婦之大體乎要不過當苛秦之後人困飢渴易爲飲食故望勝廣而歸命又兼以楚項酷烈益熱益深高帝仗武臣之力三傑之謀一反楚項之酷而卽萬方景從又何待湯武之德哉此事半功倍之時也光武遭漢末造莽假功德暗奸天位卽獲

誅滅人心猶皇皇不安也雖謳吟思漢當時盜名字者紛紛四起非甚盛德孰克超羣雄而獨上乎光武以醇謹長厚務攬英雄投戈講藝恢恢乎有帝王禮教之風視漢高之不事詩書嫚罵儒生相去徑庭矣至其保全功臣又非高帝之所能及萬一也卽有小疵何損白璧或謂光武不如高帝是亦狃於石勒比面事高竝驅光武之說也予終不敢以爲定評

班超

超一聞李邑之讚卽去其妻蓋夫婦人之大倫也婦

學海類編 卷之七 史參
苟未干七出之條古人不輕絕也超何漫無可否而
遽去之不幾急功名而輕兩髦乎及章帝知超忠令
邑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不幾匿情以
求名乎

解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急功名也超則非可同日語也
萬里孤臣聞謗而無以自明人旣以愛妻爲口實復安
之而不去則身危矣去妻所以全身也曹孟德不殺禰
正平暉情求名也超亦非其倫也君旣我知而以其人
來謝是人亦當知自悔復畱之以快意則褊心矣遣邑

所以明度也雖然家山萬里妻去何之以德報怨何以
報德此不情之人也徼奇功以開邊釁是以君子無取
焉

朱暉章帝時人 廉范明帝時人

暉南陽人字文季年十三禦劫寇救諸母旣乃避外
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
貫日月可謂至行矣暉不以是傳而以善政傳廉范
將軍頗后裔年十五迎父喪于蜀蜀郡守厚資送范
范不受閒關扶櫬同溺水中得救僅免爲鄧融功曹

融被獄范變姓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扣辯乃免亦可謂至行矣不以是稱而以五袴稱何也

解曰有至行者必有至功能治己者必能治人有功而無行無本之經綸也能治己不能治人自守之曲士也暉惟幼能禦寇斯吏畏其威惟能避外戚斯能固諫均輸惟擇交以義斯民歌其惠范惟幼能事父斯長能忠君惟能爲獄卒救融斯能蓐食斬虜惟能尊重業師斯能五袴百姓之二人者家修庭獻兩無負矣是宜表而出之

班固附超昭

孟堅史書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可謂天下才矣乃失身竇憲卒死獄中君子惜之

解曰班彪著王命論以諫隗囂囂非反覆小人與彪始從之知不可與則從而去之是能潔身成名也班超要功異域而有遣還李邑之度有封侯萬里之志時論高之昭妹一女子耳能踵成漢史爲閨中懿範猗歟休哉

學海類編
當代人文萃于一門固之才尤屬白眉乃失身匪人身
名俱敗可謂上有媿于彪下有媿于超中有媿于昭耳
嗚呼文人無行固不免已或謂固感憲知遇之恩故不
忍無故而去抑何其於刺殺都鄉侯時獨不聞一言諫
止又何不於殺尚書樂恢時卽舍之而去耶貪寵貽戚
其見殺也孰曰不宜

鄧太后

鄧禹女名綏漢和帝后耽嗜經典檢敕鄧氏賓客輔
安帝好書篤學后錄囚降雨又徵楊震及崩帝親政

三年無一善可紀安帝卽位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
譏之賢如鄧氏猶不之予是以李槃世史深加痛絕
甚至女媧開天槃猶以爲不宜是乎非耶

解曰母后臨朝亦論賢不賢可也天之生人原非因男
女而貴賤之自聖人立教而有內外之分斯牝雞之晨
爲足戒也如主少國危朝無正臣爲太后者果聰明正
直習見先帝遺度卽以之攝政不猶愈於權奸輔政紊
亂紀綱流毒海宇乎概以不當譏之斯亦矯枉過正矣
試統觀之高曹向孟視莽操懿檜爲何如也至李槃以

學海類編
女媧爲女主不知女媧氏亦帝王之號耳與西王母同
是男主當國槩以女主議之是何異於以母丘儉爲老
媪也可發一笑

楊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燭理未明天地非惟不可
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也又曰鄧鷺貴戚也震教
授二十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爲鷺而起是又處人
之未精矣

解曰甚哉胡氏之好非議古人也如關西四知之言拒

暮夜之金也昭察今古萬代凜凜廉頑立懦莫此爲甚
胡氏乃謂天地不可以二言合天地而一之意欲何爲
卽以天地論何不可以二言也天職覆也地職載也天
高明也地博厚也聖賢論理未嘗不分而言之又謂天
地不可以知論是謂天道無知也啓小人冥然不顧之
心公行盜竊甚至於射天鞭地者皆此言作之俑也胡
氏謂楊燭理未明不知此言之有害于理也大矣又謂
其處人未精如鄧鷺屢辭封爵忠勞王室可謂賢矣胡
氏槩以貴戚非之不惟誣震抑且誣鷺矣吾故特爲兩

人雪之

黃憲

黃叔度以十四著名四十八年卒三十餘年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舉世賢豪為之傾倒亦何德以致此歟

解曰天生異人邁眾絕倫不言而化為鳳為麟鳳出非時是為德衰麟出非時大聖泣哀漢末生憲奕世罕見敦敏淵默鴻飛霄漢羣才競勝推尊童子黨錮之孽實基於此

李固杜喬

李固奏記對策躬行忠讜杜喬精忠勁節不顧妻子一為馬融誣奏駢首獄死議者譏其失身梁冀或譏其不救質帝之酖不正弑君之罪以為忠而不仁不知士君子處亂世將何以進不負國退不負所學哉

解曰君子處危疑之際為自全易為兼濟難當冲質之時母后臨朝權威戚當國使李杜輩裹足不出高蹈林泉漢祚之絕當不至獻帝時矣如曰見險而退則又非二君之心也觀固之勸冀為周霍之事喬有欲立清河之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舉二子用心誠欲有爲于不可爲之時冀得當于萬一也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其所攜持者素也責備者以之論士品則可以之濟時艱則無當也君子者亦各行其所志而已矣人之毀譽何計焉如謂冀之酖帝固不討賊當大將軍兵權在握固卽智勇兼全亦何能施其計哉吾故曰論人者當衡其時事不可執己見以相繩也

荀淑陳寔

漢當質桓之際李杜諸賢駢首受戮淑在下一時稱

爲朗陵神君而子以八龍著名與陳仲弓聚一堂祖孫父子相歡洽娛太史奏德星聚盛哉不可及已

解曰玉蘊山輝珠涵澤媚不事表暴而自著者上也逃名而名愈章去名而名愈隨次也未有矜詡交錯標榜賢聲而不爲人所彈射者荀氏子弟其數雖八沒沒者固不足數矣卽一二表見亦不過一隱逸之士一曹操之客耳曾何足馨人齒頰而乃侈然以八龍稱良足羞已陳寔居己清濁之間觀其弔張讓之喪而巧媚之情見矣人曰賢士賴以全活者眾此亦歸美之詞耳而德

星之奏不足爲君子光止足來小人之側目耳論者曰
黨人之禍自此作俑不信然乎

朱穆

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
食家無餘資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疏
除閹宦不遂乃至憤懣發疽而卒蔡邕謂貞而孤楊
龜山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烏得爲貞又謂邕之從卓
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何如
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事賢士之哲也然止

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此則無所之矣
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苟出而圖君必待夢卜之求後
車之迎世道凌遲何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
而進第顧其後之所處何如耳如因小人進卽與小人
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強抑暴
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稜爲梁不疑所
舉乃伸國憲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進乃著清白而
昌奕葉初何損於善良哉楊氏諄諄以朱穆爲過亦未
達于時也

學海類編
陳蕃徐稚李膺郭泰

或謂陳徐下榻李郭同舟可謂交游之厚矣後陳死于奄宦李死于獄中徐郭二人超然遠害遐舉風塵之表安所貴于一榻一舟爲哉

解曰道一而已出處不同各行其志非遠舉之爲智罹害之爲愚也不有遠舉何以見明哲保身之高不有罹害何以見殺身成仁之大或有謂夜觀乾象之言泰何不以此告膺大木將顛之論稚何不以之諫蕃亦非也郭徐之言陳李豈未聞之卽未聞之豈不知之郭徐彼

此相誠而不告陳李豈二人私厚哉抑以人各有志不可強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之謂也由一時觀之四子有生死禍福之異由今日觀之四子之表表千古不異致同歸哉

茅容

郭林宗寓宿容家旦日容殺雞奉母自以草蔬飯客泰以爲賢余戲爲之

解嘲曰茅容日日有雞奉母乎日日有雞則多雞矣何難再以一奉客如止此雞何必對客見殺是深窺郭林

宗之爲異人而故以此表異而使之稱譽也鄙哉所爲

楊喬辭婚

楊喬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果有當耶否耶

解曰楊喬不妻公主懼禍耶遠勢耶至不食而死愚亦甚矣使公主必不可妻胡不直陳其事以拒如宋宏之拒湖陽公主可也使無不可妻無故而違天子之意殊覺無謂卽妻之而謙抑自守亦未必及禍不然卽因之得君以匡時盡職而死不猶愈于不食乎

成瑨黨錮諸賢

瑨爲南陽太守人歌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後張汎縱橫收捕遇赦瑨竟誅之宦官因緣譖訴瑨竟死獄中

解曰行不論善惡滿則招損極則禍生成瑨旣爲南陽太守人乃歌之曰南陽太守岑公孝是侵權任事之謠也又曰宏農成瑨但坐嘯是罷慵不堪之喻也胡不自覺乃爲美談及張汎遇赦則亦可已矣而瑨必欲殺之是自伸己威而違詔旨也凡此者皆取禍之道也黨錮

學海類編
諸賢大抵類此如李膺既破柱于前又復違赦而殺張成不幾太橫乎此黨錮之所由來也如岑晷致釁逃竄張儉望門投止孽自己作空汙良善皆君子所不取也吾所取者惟度遼將軍皇甫規新息長賈彪二人真豪傑也其次則申屠蟠而已

竇武陳蕃

陳蕃竇武共謀誅宦官反爲所害胡致堂槩議之曰
陳竇八失

解曰謀事不成責有同歸是也但卽事而論蕃曰昔蕭望之困于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是知機事宜密也武乃收宦官考問是機已洩矣蕃曰此曹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是知斷以濟事也武乃猶豫不決及王甫持節捕武蕃率官屬攘臂大呼黃門反逆而武尙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况張奐以北州人豪新至京師而武不收爲己用使逆賊得以欺奐而反使之此八失皆武之事也豈可竝誣陳蕃哉

曹鸞永昌太守

漢靈禁錮黨人曹鸞上書申救詞極剴切帝怒收鸞

學海類編
下獄掠殺之當此黑風世界人淪鬼國賢者抱頭鼠
竄智者緘口全身鸞以寫遠孤臣激發憤烈衛道慕
義視死如歸千古偉人也范史不爲之傳宋儒漫不
評賞何也

解曰殺身以求名不如明哲以保身黨人中沒沒者固
無關世道如張儉岑晷輩才無他長附名黨中一聞捕
捉望門投止禍延羣賢連引徧世迨黨禁旣解有少府
衛尉之榮懸車壽考之安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
有義氣者安乎哉如儉輩者正復不少如賈彪閉門不
納岑晷方稱卓識孔褒兄弟當以愚論嗚呼曹鸞謂皆
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云云不亦過乎卒身死掠獄誠
可惜哉先儒史氏之不置喙者是非參半故褒貶兩無
所據也

趙苞

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寇刦其母擊郡郡全母死苞
亦嘔血自殺議者謂苞急於王事遂不能全母雖嘔
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敢
問倉卒變起事無能爲爲人臣子者全母棄郡則不

忠棄母全城則不孝當此之際如之何則可

解曰先儒謂當權其輕重而行之誠至當之論也人之至大者莫如君親既委質爲臣不得已而忘親全君可也一城之士不關君之死生苞乃殺親殺身以全之失輕重之宜矣雖然如苞者亦難矣如欲降賊以全母鮮卑非類身降而母未必全也如欲效徐庶以全母不設一謀則爲鮮卑所殺而母亦未必全也反覆以思究竟以苞爲是也全城以保萬眾之命是其仁破賊以全王臣之義是其忠嘔血而死以殉親是其孝如苞者可以

無議矣後靳允殺母以從曹瞞則又苞之罪人也

蓋勳

勳與蘇正和有怨梁鵠欲殺正和勳勸止之正和來謝勳不見怨之如初議者謂其處事之公得情之正然耶否耶

解曰此必匿情求名者怨有可解何妨一見釋之如必不可解則思報之矣報之如何不過欲殺之也人殺之而我無與焉則得其正矣復何爲止之止之則不欲殺之不欲殺之必其怨之不深也怨之深而畱戎首以自

史記卷之八
史記
伐是不智也怨之不深彼來謝而卻之是增之怨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倒行逆施必見棄於孔子也何公正之有

何進

何進除閹宦反爲所害與竇武前後一轍綱目書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偕蕃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進卓也是非於是定矣議者謂武死而宦官昌熾進死而宦官誅滅前令人恨後頗快人意也蘇氏又謂國

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癭去而身死宦官去而漢亡君子將何折衷焉

解曰國之興亡大數關焉亦如人之死生有定命焉國不以宦官爲存亡猶人不以癭爲死生也卽以癭喻人之有癭至於飲食俱廢安見不足以殺人也使善醫者除而去之安見不足以生人也秉政有董卓是癭去之後又復飲鴆也漢獻爲君是羸弱內潰之人與癭無與也使宦官去而國卽亡是去癭之爲害也況亡漢者曹也非卓也與除閹宦乎何尤

劉虞韓馥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袁紹等欲共立爲王虞不受
綱目書之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韓馥讓冀州
與袁紹綱目書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誅意也

解曰天位不易苟非其人雖予之而弗受虞以賢宗室
爲眾所推使順而受之任賢奮武信賞必罰以恢復漢
業未必非中興誼辟也乃欲奔匈奴以自絕豈非天哉
後爲公孫瓚所殺韓馥以冀州讓袁紹人謂有讓賢之
名而身安於泰山也後依張邈竟自殺由是觀之可受

而不受不可讓而讓皆禍階也君子曰不然使劉虞不
讓而受其立安知不爲紹所制使韓馥不讓而據其位
安知不爲紹所殺等殺耳不如讓之爲美也

王允

王允密謀誅卓潛布腹心克殄元惡可謂忠於漢室
矣然未受一爵之封卒膏催汜之刃議者謂不幸漢
德告終故允罹不測之禍此天之所廢非人謀之不
臧也其惜允也至矣

解曰王允誅卓殊快人意卒未見有功於漢亦知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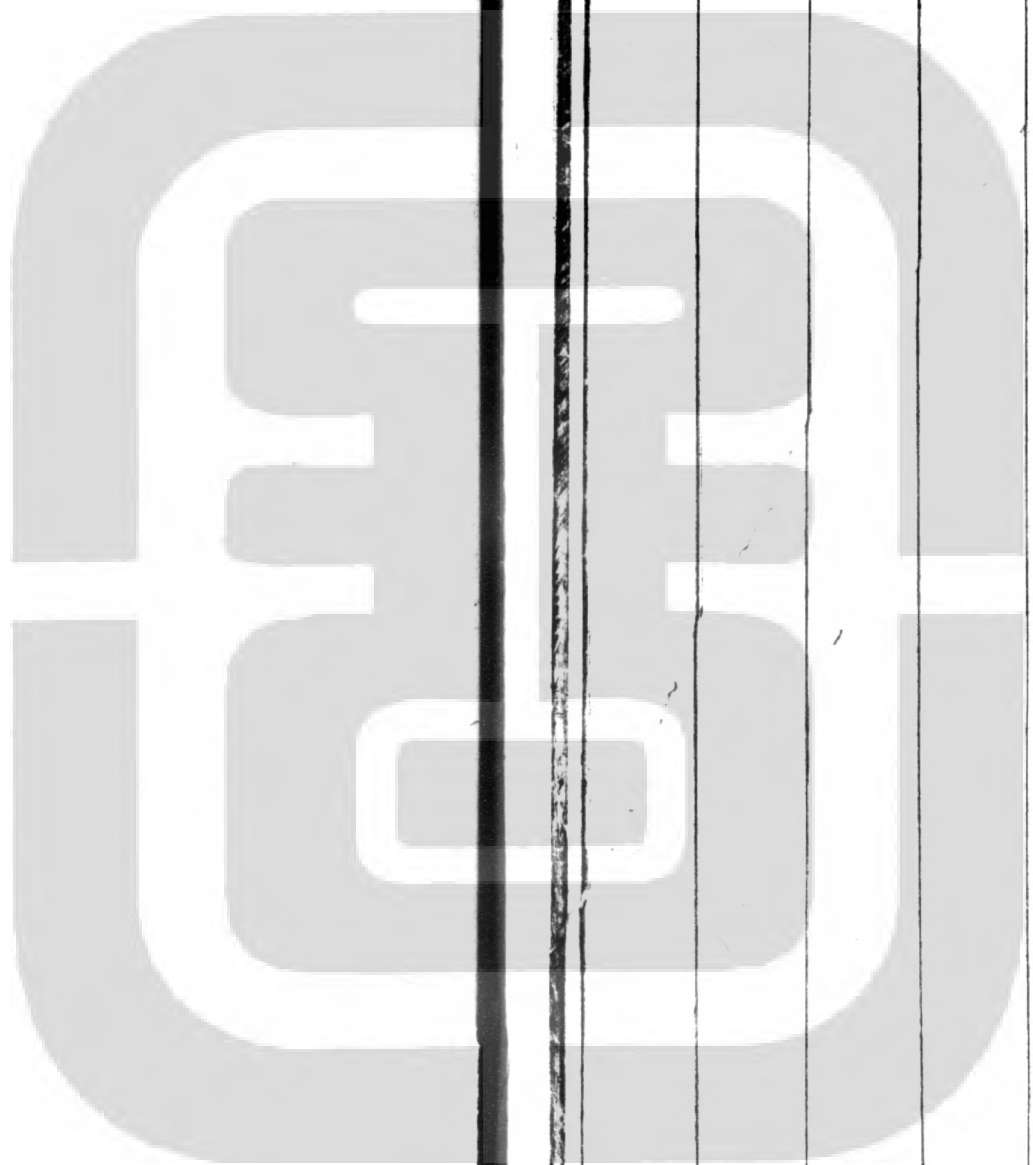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三
以居功者有不滿人意者多也如蔡邕直諫著節曠世
逸才當席驚嘆不過感其相遇之私耳未遽爲逆也馬
日磾力請續史惜其才也允乃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何厚誣前賢也且自謂無患而佐以驕傲又不
知赦餘黨以安反側之心善居功者固如是乎其見殺
於李郭也有由然矣當時士孫瑞與之同謀誅卓有功
不伐以保其身允何不以之爲法乎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望臧洪來救洪徒跣號泣從

紹請兵紹不從洪與紹絕紹遂殺洪嗚呼洪之死也
無救于友無功于身亦無當于君親得無同匹夫之
爲諒乎

解曰人之所重惟信與義信義有虧枉生人世天下義
士終不背本超以信洪洪生奚忍洪之一死誠不負超
生死相期今古定交今之交者翻雲覆雨洪之罪人曾
何足數無救于友無愧泉壤無功于身高名共仰君有
義臣史冊流光親有令子裘箕生香彼袁紹者鄙夫其
行殺洪親操千古惡名



三國雜事

宋 眉山唐 庚子西著

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
偏霸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
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
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
蜀俗流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之
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
予奪尙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爲蜀猶五代稱李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爲吳稱劉崇爲晉矣今五代史作南唐東漢世家未嘗以吳晉稱之獨陳壽如此初無義例直徇好惡耳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爲陳壽所壞可更爲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諸葛丞相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道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知略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調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病不相值亦復何有補哉

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飯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狠跋賴孝直爲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評曰威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諸葛氏之言於

學海類編
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初郭進爲山西巡檢民訴進掠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耶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義孫盛所見者少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

荀彧稱曹公興師本爲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憂卒論者曰彧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意欲尊周爾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卻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

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華歆邴原管甯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爲首原爲
腹甯爲尾魏略云

邴原管甯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
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
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奸雄
然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羣臣如董昭夏侯惇
賈詡鄭昱郭嘉之流爲不少足以辨此何獨使歆爲之
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不得爲

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甯俱以操尙稱初不及歆
至作甯傳壽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
操尙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有之操尙不同則非所以
爲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夫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卽
位旣已逾年君臣無閒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
是歲保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將向

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甯有變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趣嚴州人問曰昔袁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爾所知也卽隨使者到軍

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誅賞將以懲勸而盡哀於逆臣之家爲政之道躋矣匿怨友人前哲所恥說驂舊館義無虛涕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祖失之于項氏曹公遵謬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學海類編
禹見刑人于市下車而哭之况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

尙未卽位也明年正月行卽位之禮然後書卽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卽位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逾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旣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元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也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哉故曰不爲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逾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逾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哉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辨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

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于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隨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眾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委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歲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眾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也固宜

學海類編
曹公征下邳擒關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終不可留要當立效報曹公而去及羽破顏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賞賜羽悉封還拜書告辭歸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羽爲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贖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爲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黃初三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節策權爲吳王加九錫權受之

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

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略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后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眾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尙何以封爵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邊關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征矣非身入朝則遣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尙安能激怒其眾也哉旣而魏責侍子權不能堪卒叛之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急而陳壽以句踐奇之句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平安此其證也

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予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宮然以記載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理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

先主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於涪謂龐統曰今日之會樂矣統曰伐人之國以爲歡非仁者之之兵也先主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論哉至於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爲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而況於兵乎故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學海類編
黃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
許芝謁者左僕射諸葛誕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
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不報

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識慮矣使於學術識
慮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
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佗日遁去於漢不爲叛
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
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
兵誅之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

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示以謙德蓋將爲後
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如
呼韓之時彼來稱藩猶當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強之耶
前此加權封爵而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爲亮所
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於九江置南北郊是時荊州
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於郊惟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之所
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爲大盜於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

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楊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西時周不卽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楊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楊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西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

之眾以攻秦川先主稱善

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趙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常爲代王以代郡鴈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荊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法

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唐虞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時切于事者而已權備之知識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晉陽秋曰孫皓聞羊陸和交以詰於抗抗曰臣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御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爲德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

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權征柳城備勸表襲許表不能用

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于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于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既著諸侯自服矣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爲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于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誘于諸侯則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固其理也使表

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爲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貞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會馬謖敗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橫日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亮不能守則亮負于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

集其所獲之眾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崤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違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以響應之意哉此雖邊鄙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吾所以爲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侍中刁元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耶當思可以釋

此者元曰赦有大小或天下或千里或五百里隨意所及乃赦宮中基得以免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侯王有罪當誅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與列侯二千石議之于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謹與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元有司也而論情故以吳之君臣上下可謂皆失其分矣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旣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果不

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還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師五萬之眾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

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荊州亦不能辨此信天命有在焉
孫權尊稱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禮弗順宜遂
絕之孔明以爲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
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
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
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仲權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
以擒仲因論仲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斬平
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臥不屈權輿致之濬伏
牀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旣而樊仲欲以
武陵自拔歸蜀濬爲權畫策自將討平之其於所厚又
何薄也意者在君爲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聞樂毅去
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
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况其國
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則濬不得爲無罪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氏集上之

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楊晉武帝踐祚詔定諸葛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旣魏文之讎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竝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卽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陳

羣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竝開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罷卽廢不常置也今魏旣置三公而懿等竝爲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耶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今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意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

學海類編
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奸人而奸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爾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爲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之熟固不如稊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圖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尺蒼質而白理有若麟者鳳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有若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字彗者其字可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爲魏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爲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

學海類編
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爲猶有幸不幸焉而况於人乎可勝歎哉

蘇則爲金成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旣已策名新朝復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尙存縞素舉哀誠爲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閭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臯音使人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

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者矣尙可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羣臣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拏戮之家國刑所肅縱在哀矜理無

學海類編
偏宥歆居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默受嘉賜獨
為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
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
名為偏宥哉使盛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饋
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異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若此之數猶未周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備
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為
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
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
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
時學者通知天下而卜興廢者亦不甚用著龜太史伯
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
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議証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
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又
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署著作郎

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爲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后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爲正遂改是年三月爲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己以爲可

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閒不應無所變更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霜降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旣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

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圖雒縣龐統爲流矢所中
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
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
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
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
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
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

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勲舊於是乎盡
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
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
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
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學海類編

三

三

史

